

在神的經綸下

天啟與末劫的思想特徵

蔡彥仁 主講

編輯組 整理

具天啟、末劫思想的人認為世界歷史的分段及未來新世界的產生早已預定，天啟異象者認為異象完全是神的作為，不是人的意願力所能得知，

他們又合理化認定邪惡必須存在，因為沒有邪惡就無法成全神整個計劃的經綸。

天啟與末劫的基本思想架構

〔強烈二元論〕

天啟是一種非常強烈的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，善與惡、黑暗與光明、今生與來世、此世界與彼世界。這是天啟思想系統的基礎架構，也是其他思想特徵的重要前提。天啟運動之所以會



發生，一定存在無法妥協的前提，亦即以二元對立的觀念作前導。

〔對立、平行、互補〕

天啟思想中的二元論除了強調對立與抗衡外，也有可能指涉一種平行甚至互補的關係。

天啟的文類作品中，內容常包含對應的思想，特別是天上與人間的對應，如艾瑟人想像的「天啟」的彼世具有超越、完美、光明的特質，而他們在地上所建構的昆蘭公社，就是根據這想像中的藍圖而建立的。公社內部的組織、宗教儀式、日常生活等，也是仿效天使的一切作為。

天上與地上要平行發展，有時則是互補，有些教徒主觀地認定自己可以加速末世的到來，如持守道德規範變成典型的基督徒，耶穌就會提早到來。這群人試圖以積極的行動來影響天上，以加速神的行動，兩者有互補的作用。

因此，二元對立的思考中，有強烈的對立、平行的運作以及互補的觀念。

〔命定思想〕

末世團體有非常強烈的宿命論，認為宇宙秩序的安排，歷史階段的演進，毀滅與救贖的並存等，皆是在神的經綸下早就計劃好的，難以更改。天啟異象的顯現，只不過是由能見異象者窺得其中奧秘，以便作準備與之對應而已。

所以，當心裡忿忿不平或遇到挫折時，就能較容易接受事實，且認為現在的處境已發展到最壞的階段，未來將會由壞轉好。如果以宏觀的角度觀察，心理便能作適當的調整以面對事實。

歷史觀——反歷史，成爲「宗教人」

〔「反歷史」或「超歷史」〕

天啟與末劫思想的基本架構既然是強烈的二元論，其表現在時間、空間上的特點就是二元論的延伸。

特別是在時間方面，天啟思想者對於人類歷史的進展，持有兩種特殊的觀點。第一，他們是「反歷史」或「超歷史」的，也就是在二元思想的架構下他們否定人類活動的各種意義，而將希望置於想像的、歷史之外的未來。第二，許多天啟作品在處理歷史時間時，常以象徵性的數字，如四、七、十二等來區隔歷史的演進。

據伊里亞德的解釋，人其實是個「宗教人」，能安心立命的時段就是在歷史之前的神話階段，對一個真正的「宗教人」來說，那是個「黃金時代」。進入了歷史，反而變成身不由己，必須要在歷史中不斷地往前推進。



〔由好轉壞，預兆災異〕

因此，天啟與末劫有反叛歷史，甚至超越歷史的傾向，當歷史由好轉壞到最後無可挽回時，就必須跳過去，好像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段。在天啟與末劫的宗教作品中，可看到最後時段的來臨是有前兆的，也就是能看到天啟異象的人，會見到星宿墜落、天崩地裂，或是有戰爭、人禍及瘟疫等災難。

今天很多激進的末世團體都描寫社會將如何混亂、墮落，冷戰時代最常提到的是核子戰爭就要來臨，以此解讀〈啟示錄〉，如書中記載白馬、紅馬、黑馬、灰馬等的出現，而紅馬出現常被解讀為蘇聯拿著刀大肆殺戮，流血成河。

〔歷史的斷裂〕



(繪圖：釋見墨)

上述這些災難的預兆，聽起來實在有點吊詭，如現在蘇聯這最大邪惡勢力已經消失，比較沒有全球性的對抗關係，讓那些末世團體減少了天啟與末劫的現實宗教材料，但他們又以其他的情況來解釋，例如他們視人心愈來愈腐敗，兇殺案日益增多，以及社會愈來愈不穩定，就是天啟與末劫的預兆。

激烈的末世團體對歷史持反對的及超越的態度，他們不把希望放在歷史的流程上，而寄望於毀滅後的未來，這是一種「斷裂」的想法。

神觀——一切皆在神的經綸中

〔神的經綸〕

具天啟、末劫思想的人認為世界歷史的分段及未來新世界的產生，都是耶和華所預設與安排的，尤其末日時間的加速逼近，以及此世的混亂與黑暗，皆是神的全部經綸（divine economy）的一部分。人對神的安排不應存有怨懟或抗拒的心理，而應該坦然去接受。這是基本教義派（fundamentalists）的主張，有人說和他們很難溝通，因為他們執著宿命論，不論如何溝通，他們總是堅持己見，而且希望別人認同其信仰。



所以，基本教義派是現階段非常困擾宗教、政治的問題。如伊斯蘭教中的基要派教徒可以誓死如歸，以人身炸彈攻擊敵人，他們認為那是生命的完成，而不覺得是一種暴力行為。他們或多或少都具有天啟與末劫思想，認為往前一跳就到達神早已安排好的「新天新地」。

〔神的主動啟示〕

天啟異象者認為異象完全是神的作為，在本質上是神的主動啟示，人不過是被動的告知者。神的啟示不是人的意願力所能得知，見到天啟異象的人因蒙神親自啟示，而常常感到自豪，且覺得天機不可洩露，因為能一窺「天啟」的奧祕，就表示是神的恩寵，為救贖「選民」而做，以此顯示天啟知識的隱密與神聖性。

〔神的報賞與審判〕

天啟異象中，也常包含末世到臨之時的審判景象，神才是人最終命運的主宰。

具天啟與末劫思想的人認為最後的報賞必定發生，因而更加深善惡對立的看法，認定邪惡的結局是入地獄；但另一方面，他們又合理化認定邪惡必須存在，因為沒有邪惡就無法成全神整個計劃的經綸，反之，在神的審判中，他們是好人的代表，將受到神的獎賞。這是他們在對神的主動權上，非常主觀的想法。

冷戰時代，美國的外交策略把蘇聯當作邪惡的對象，在這種意識型態下，雷根主張發展外太空核子武器。學者研究發現許多抱持天啟與末劫思想的宗教團體支持他，他們主觀認定這世界的邪惡力量就是蘇聯，即使發動核子戰爭會毀滅全人類也沒有關係，因為毀滅時上帝正好就來了。

反對這種看法的人質疑他們既然認定上帝握有主動權，是祂經營整個計劃，人怎麼可以逼上帝出手？難道人比上帝有智慧嗎？上帝或許本來要在十萬年之後才會出現，人類自己卻等不及要讓上帝快一點，所以先將世界毀滅，然後再告訴上帝自己是好人。這種基要派教徒的主張，就如同回教激進分子，以人身炸彈攻擊任何反對目標的心態一樣可怕。

人論——悲觀與樂觀並存

〔對現實悲觀，對未來樂觀〕

具天啟思想者因有命定論的傾向，難免對生命呈現出悲觀的態度，他們細究歷史時段的推演，以及今生今世各類事情發生的跡象，在末世觀的詮釋下，所有發生的天災、人禍，都可以是印證末世景象的根據，因此而想否定這黑暗的世界。



可是在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是一群樂觀者，在極度否定現世的同時，仍然心存超越的希望，認為如果能躍過黑暗的深淵，完美的世界終將會實現。他們一方面對現實心存悲觀，另一方面對未來滿懷樂觀，兩種情緒同時存在，十分錯綜複雜。

〔想像中激進、急切的心態〕

有天啟、末劫思想的人，其激進的心態基本上都是在想像中進行的，如果缺乏迫切的心理張力，「天啟」宗教或社會現象便無從發生。這種急切與激進的心態當然是一種主觀的感受，與外在的客觀環境，不必然有絕對的關係。

猶太的天啟思想者則是在其宗教認知的引導下，歷經大環境的變動，才引發出強烈的心理反應，甚至在行動上採取激進的作法，如昆蘭公社那群人因等不及彌賽亞而退到死海，組織公社過未來的生活。而早期基督教則是被動式的等待，例如等候「耶穌再來」的道理，成為當時測驗基督徒是否有宗教耐性的標準。

沒有一個相信天啟、末劫的團體不是激進的，其外在行動可能十分積極或較被動，但其想法一定是激進的。

〔要求內在道德以應對外在社會〕

從基本的道德行為來看，大部分末世團體的表現比一般人要好

得多，因為他們相信最後的審判，為了表示自己是蒙揀選的一分子，他們在道德或靈修方面有較高的自

我要求，才能在未來「新天新地」實現時成為新的國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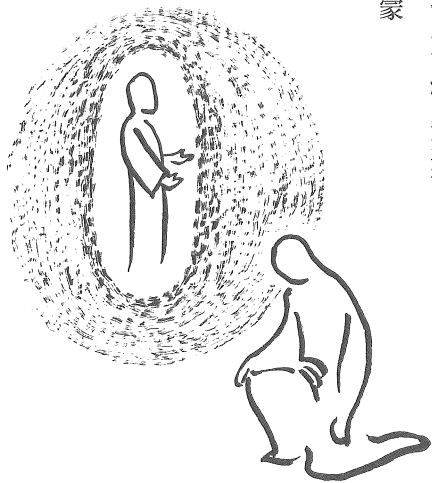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具天啟與末劫思想的宗教團體，最大的特徵便是容易以道德作為訴求，有時社會的混亂與道德的墮落，更加強他們存在的自我合理化。

目的論——慰藉苦難，給予希望

〔為了解與預知〕

就目的而言，天啟思想或天啟運動的發生，有其內在的邏輯合理性與必要性。

首先，天啟思想是為了了解與預知而產生。有人說會產生天啟與末劫思想的原因是在人的



（繪圖：釋見墨）



不安、困頓之下，想要超脫自己的一種努力。這類情緒很容易了解，例如在猶太與基督教的歷史發展中，凡遭逢人生或社會重大變故時，許多教徒便發問：為什麼有邪惡的事發生？為什麼好人會遭遇困境？

這就是所謂的「神義論」，神既然主導人的歷史，但祂卻讓不幸、不義的事情發生，祂的公義在何處？人既然在今生、今世無法找到受苦的原因，只好寄望於未來，但從超脫現在至掌握未來，人沒有十足把握，因此必須透過特殊天啟的智慧以得到答案，這就是天啟的目的。

〔苦難中的忍耐與合理化〕

如果一個人看到異象，又做很多的異夢，自然較能接受神的經綸，了解今生此世的善與惡、黑暗與光明的對峙是耶和華經綸的一部分，也了解這些現象的存在只是短暫的，而產生一種超脫的心境，能把現階段的苦難合理化，有勇氣與耐力度過困難。如果一個人目睹今世的混亂，而看不到未來，則容易導致完全絕望，那是人類最可悲的事。

因此，天啟的目的，除了警告世界的毀滅，也表達了鼓勵與勸慰，並且給予希望，這是它的正面功能。